

辽宁戏曲丛书

評 劇

牧羊卷

月影 辛安 子学整理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• 辽宁戏曲叢書 •

評 劇

牧 羊 卷

月影 辛安 子學整理

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

1957年 沈阳

PDG

內 容 提 要

“牧羊卷”是評劇的原有劇目。整理時曾參考梆子本“牧羊卷”和京劇本“朱痕記”。

唐時，西涼黃龍造反，朱春登替叔從軍。春登妻趙錦棠婆媳在家受盡嬸母宋氏虐待，趕到山中牧羊，險些喪命，後逃亡在外。十數年後，春登立功封侯歸來；宋氏假說錦棠婆媳已死。春登痛不欲生，在墳塋舍飯與錦棠婆媳巧遇，夫妻相認，骨肉團圓。

牧 羊 卷

月影 辛安 子學整理

☆

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沈陽市沈陽路二段宮前里2號） 沈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文出字第1號
沈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沈陽發行所發行

787×1092 1/32 印張·13印張·33,000字·印數：1—25,114 1957年12月第1版
1957年12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：T10090·213 定價(7)0.14元

編 者 的 話

为了进一步貫徹“百花齐放、推陈出新”的方針，繁荣我省的戏曲創作，扩大与丰富各剧团、社(包括業余剧团)的上演剧目，特編輯“辽宁戏曲叢書”以供全省各剧团、社和全国各地讀者們参考。

在“辽宁戏曲叢書”里所收集的剧目，均系根据傳統剧目或历史故事、民間傳說等整理、改編的；也有一部分是反映現代生活的剧本。在整理、改編过程中，凡是改动較大的，我們均將在該剧本的“后記”中加以說明。本叢書所选用的剧本，大部分都爭取經過实验演出，并且根据演出單位的意見，进行多次修改。但由于編輯工作經驗不足，差錯难免，希望各剧团、社演員和各地讀者、專家們指正。

辽宁省文化局剧目室

时 間：唐代。

地 点：石郢县。

人 物：朱 母 赵錦棠 朱春登 宋 成 宋 氏 中 軍
老差人 少差人 四龙套

第 一 場

〔春三月。田野。〕

〔朱母、赵錦棠上。〕

朱 母：（唱）三月里来是清明。

赵錦棠：（唱）家家户户祭坟塋。

朱 母：（唱）扫墓归来踏青观景……

赵錦棠：（唱）楊柳垂青桃蕊吐紅。

看那边：樵夫打柴寻山徑；

看这边：船头稳坐釣魚翁。

小小牧童騎牛背，

短笛横吹“庆升平”。

朱 母：（唱）猛抬头又只見天色近午。

媳婦！眼看日將近午；你丈夫东庄探病，想必早就回来了。咱們也回去了吧？

赵錦棠：婆母說好便好。

（唱）待兒攬娘回家中。

朱 母：（唱）路途不远，娘走得动。

媳婦！明年清明，若叫你一人前来，可能找到咱家坟塋呀？

赵錦棠：(唱)坟前有双槐树，媳妇記得清。

朱 母：(唱)細心的媳妇令人高兴。(圓場)

赵錦棠：(唱)不觉来到大門庭。

啊婆母，你看：大門依然上鎖！

朱 母：想是你丈夫走在咱們后边了。

赵錦棠：待兒媳開門。

〔朱春登急上。

朱春登：(念对)从軍赴沙場，

辞妻別老娘。

参見母亲。

朱 母：啊！我兒滿臉是汗，慌里慌張；莫非說你叔父的病体……

朱春登：叔父病体，倒也無妨；可恨黃龍，兴兵造反。

朱 母：你是怎样知曉？

朱春登：郭千岁有令：調我叔父，教場听点。

赵錦棠：叔父年老多病，怎能前去？

朱 母：是啊！你家叔父，年老多病，怎能前去呀？

朱春登：皇家用兵之时，还講得了什么有病無病。

朱 母：帶病出征，豈不要白白送死？

朱春登：孩兒不才，願替叔父，前去从軍。

朱 母：你，你，你！

朱春登：兒已在差官面前，标名上册。

朱 母：啊！

朱春登：恕兒不孝之罪；特来拜別母亲，即去教場听点。

朱 母：(唱)他言說替叔父教場听点，

好一似晴天霹靂震碎心肝。

他五岁喪父我守寡，

受苦受难盼到今天：

新婚三月居家美滿，
苦尽甜来乐享晚年；
又誰知好事多磨曇花一現，
天外橫禍飞到眼前。

兒啊！

你只顧替叔父千里去征战，
怎不念她正青春我在老年！

朱春登：（唱）母子情夫妻意，非兒不念，
無奈是：叔父年老又抱病，怎去边关？
男兒报国，当去征战；
为叔父也更該報名当先！
远离膝前，兒的罪非淺，
有道是：忠孝难能兩双全。

朱 母：（唱）娘也知忠孝难能兩双全。

兒啊！

自古来十人征战九不还！

朱春登：（唱）兒自幼習弓馬，盤槍舞劍，

何惧番兵方万千！

蒼天保佑遂志願，

还我山河奏凱旋。

光宗耀祖美名显，

也不負母亲教子这些年！

朱 母：（唱）說什麼光宗耀祖美名显，

愁的是……（看赵錦棠）

赵錦棠：（唱）劝婆母莫再把他攔。

朱 母：媳妇你……

赵錦棠：我去打点行囊包裹，也好叫他登程。（欲下）

朱 母：唉！事到如今，兒你，你，你去吧！（想）啊！媳妇轉

来。

赵锦棠：婆母，講說什么？

朱母：兒啊！你們夫妻，有什么言語，說上几句吧！

赵锦棠：这……

朱母：行囊包裹，我去打点。（下）

〔朱春登、赵锦棠相对良久。〕

朱春登：（唱）千头万緒心章乱，
赵锦棠：（唱）

滿腹話語無从开言……

朱春登：（唱）我的妻深明大义見識远！

赵锦棠：（唱）我的夫替叔从軍志非凡！

朱春登：（唱）走时休讓她惦念。

赵锦棠：（唱）临別莫使他心酸。

朱春登：（唱）認可有泪腹內咽。

赵锦棠：（唱）眼含泪珠强作欢。

朱春登：（唱）妻呀！若非黃龙賊造反，

豈能离別在今天！

赵锦棠：（唱）夫呀！丈夫莫以新婚为念，

男兒报国理所当然。

朱春登：（唱）从軍杀敌不用挂念，

願你婆媳岁岁平安。

赵锦棠：（唱）白髮老娘为妻尽孝，

但願丈夫保重平安。

同軍吃粮要和善，

当心塞外北風寒。

朱春登：（唱）春登点头暗夸贊，

家有賢妻出外也心寬。

〔朱母拿行囊上。〕

朱 母：兒啊！

朱春登：母親。

朱 母：這是行囊包裹，我兒好好收起。

朱春登：謝母親。

朱 母：春登兒……

朱春登：眼看午時已到，孩兒要急速備馬去了。（下）

朱 母：媳婦！你丈夫就要登程，咱婆媳送他一送吧！

趙錦棠：婆母說好便好！（攙朱母出門）

〔朱春登上。〕

朱春登：啊，還有一事，兒要稟知母親。

朱 母：兒呀，還有何事？

朱春登：叔父言道：兒走之後，家中諸多不便。請母親搬到東庄一起居住。

朱 母：為娘記下了。

朱春登：你婆媳請回去吧。

朱 母：我婆媳要送你一程。

朱春登：孩兒怎敢勞動母親。

朱 母：走吧！（眾均未動）

趙錦棠：走啊！（互望仍未動）

朱春登：走啊！

（唱）非是英雄志氣短，

趙錦棠：（唱）兒女情長離別難。

朱 母：（唱）骨肉之情一旦割舍，

朱春登

朱 母：（唱）鐵石人兒也得心酸！

趙錦棠

朱 母：（唱）將心秉又秉，

兒啊，兒啊！娘有話言：

臨陣交鋒多加檢點，

有事無事勤把信傳。

朱春登：(唱)此一去馬到成功即刻回轉，

趙錦棠：(唱)莫讓老娘依門依閭眼望穿。

朱母：(唱)兒啊！你回過頭來娘再看一眼。

〔相聚一会，远处鼓响。〕

朱春登：(唱)忽听得催軍鼓打响連天。

顧不得辭別上战馬！

母亲！賢妻！你，你，你……(急下)

趙錦棠：(唱)你，你，你千萬別忘了把家書傳！

朱母：(唱)求蒼天保佑我兒平安回轉！(掃頭)

〔宋成上。〕

宋成：(高声)表嫂！表嫂！怎么，我表哥走啦！

〔趙錦棠低头不語，反向朱母走去。〕

宋成：这不正是个好机会嗎？想他文武双全，到在兩軍陣前，必然旗开得胜，馬到成功。这可不是奉承話，就凭表嫂您左手的硃砂紅痣，他也能弄个大官回来。到那时候，我不就得管你叫夫人了嗎？

朱母：哼！

宋成：您不就是太老夫人了嗎？

朱母：成兒！你做什么来了？

宋成：我姑父叫我来接你們娘倆，到东庄一起居住。

朱母：我婆媳在此，尙能度日。老身多謝你姑父的好意。就不去打扰他們了。

宋成：这——

趙錦棠：婆母，叔父染病在床，少人侍候。

宋成：对，还是我表嫂明理。

朱母：媳婦，这么說，去的是理。

趙錦棠：去的是理。

朱 母：既然如此，我們前去也就是了。

宋 成：嘿，那好，我幫着收拾去。（下）

朱 母：媳婦！你孀母性體不好；到在東庄，要小心侍奉。

趙錦棠：孩兒記下了。

朱 母：正是：兒行千里母擔憂。

趙錦棠：婆媳相依度春秋。

〔同下。〕

第 二 場

〔三年後。朱家，宋氏房中。〕

〔宋氏上。〕

宋 氏：（念對）老的是我肉中刺；

小的是我眼中釘。

小日子本象火炭似的；從打老敗家、小掃帚星一進門，這三年哪，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；連老头子也給妨死啦！有老头子活着，我是什么話也不能說。老头子死啦，趁這時候，還不下手，等她再把我給妨死嘍！這一片家業不白白便宜了她們嗎？真便宜了她們，還不如給我侄兒宋成哪——好歹他是我娘家人。這些日子，我白天黑夜琢磨，怎麼能把她們攆出去呢？可就是找不出毛病來，就說小狐狸精吧——

（唱）我編造魔找她的錯，

她亲亲熱熱叫我孀婆。

我着急來她不上火，

我指雞罵狗她悶頭干活。

小宋成也不知那頭炕涼，那頭炕熱！

什么事都順着小狐狸精說。

她这是成心要气死我！

〔宋成上。

宋 成：(唱)进得門来笑呵呵！

宋 氏：你还有心思乐哪！

宋 成：姑媽！你看我一天到晚，吃飯有人找；干活有表嫂；沒零花，找你老；吃饱喝足往炕上一倒。叫我怎能不乐呢？

宋 氏：你得乐長远了才算呢？

宋 成：我怎么乐不長远呢？

宋 氏：这是有我活着，誰也不敢說啥。我要象你姑父似的，也叫人家妨死了……

宋 成：你老別竟說这些丧气話。

宋 氏：好！就是妨不死，我沒兒沒女的，这一片家業，也輪不到你名下呀？

宋 成：輪到誰的名下？

宋 氏：人家媳妇唄！

宋 成：媳妇，誰的媳妇？

宋 氏：哈哈！怪不得你这小子竟幫着小狐狸精說話。我也乐意能那样呀；可是人家有爷們哪！

宋 成：有爷們！兵荒馬乱的，三年多連个信都沒有；兩軍陣前，刀槍無眼，那还不早就喂狗啦！

宋 氏：他死了倒好；要不死哪？

宋 成：不死？

宋 氏：媳妇你还摸不着，这片家業是老朱家的，連姑媽也完啦。

宋 成：对呀！

宋 氏：你不来和姑媽核計个道，成天价瞎往那兒跑？

宋 成：到后屋去啦。

宋 氏：到后屋做什么？
宋 成：我看老的也哭；小的也抹泪。想买个好，就说：伯母不用难过，表嫂也别伤心。我願舍死忘生，去到兩軍陣前，給你們打探，打探。
宋 氏：你真去呀？
宋 成：我才不找死呢！
宋 氏：不！你得去！
宋 成：什么？
宋 氏：你过来，姑媽告訴你。（与宋成耳語）
宋 成：事办成了哪？
宋 氏：媳妇包在我身上啦。
正是：姑侄二人一条心，
宋 成：她为家業我为人。
〔同下。〕

第三場

〔秋天。臥房。〕

〔赵錦棠上。〕

赵錦棠：（唱）夏去秋来叶落黄；

丈夫三年未还乡。

大雁南飞思故土，

夫哇！夫哇！

难道說：你忘了苦命的妻子和白髮老娘？

婆母想兒逢人便講，

妻盼丈夫暗自悲伤。

朝也思来暮也想，

夜夜盼到五更梆！

从春盼到夏，
雨露又降霜，
寒暑来复往，
鸿雁空过墙。
風言風語起，
乡鄰道短長：
有的說你在；
有的說你亡。
不听还要听，
听了更悲伤；
不想还要想，
想起添愁腸。
夫哇，夫哇，你一定是平安無恙，
好人兒总得有个好下場！
求神灵保佑你得胜回轉，
为妻我滿斗焚香謝上蒼。
一陣陣心乱如麻前思后想……

〔朱氏上。〕

朱 氏：（唱）滿心欢喜走进了房。

侄媳妇在屋啦！

赵錦棠：嬌娘来了，請坐。——婆母，嬌娘来了。

朱 氏：別惊动你婆婆啦。

〔朱母上。〕

朱 母：弟妇来了，請坐。

朱 氏：侄媳妇也坐着吧。

赵錦棠：謝坐。

朱 氏：啲！侄媳妇你又哭啦吧？

朱 母：唉！

宋 氏：唉！別說你們想啊！連我當孀娘的，也常夢見他呀！
春登這孩子，又叫人想，又叫人氣。那有一去三年多，
連封信也不來的呢？

朱 母：成兒前去打探，怎麼也不見回轉呢？

宋 氏：誰說不是呢。一見他去了都有兩月啦！也該回來嘍！

〔宋成假裝氣喘急上。〕

宋 成：姑媽，你老在這兒哪！

宋 氏：啲！孩子你可回來啦！

朱 母：成兒，見着你表兄無有？

宋 成：哼，沒見着……

朱 母：啊？

宋 成：見着啦，見着啦！姑媽，我有要緊話，到你屋里說吧！

宋 氏：看你這冒失鬼，有什麼話，在這兒還不一樣說？

宋 成：你叫我說什麼哪？

宋 氏：見着你表哥，他怎麼說的，你就怎麼學唄！

宋 成：我沒見着我表哥呀！

宋 氏：（大）聲）沒見着你表哥！你小子一定是沒去！家里急得都
火上房啦！你誣二十兩銀子，跑那兒胡花亂花去啦！
回來還撒謊聊屁！你能對得起誰！

宋 成：你這老太太真氣人！我沒去，（掏信）這是那兒來的？

宋 氏：有信你不早拿出來看？

宋 成：能看嗎，能看嗎？

宋 氏：怎麼不能看？

宋 成：看吧，看吧，看吧！

宋 氏：媳婦，你快看看。

趙錦棠：待媳婦看來！

（唱）見信如同見夫郎，

心中慌亂，手也忙！

欢欢喜喜拆开看：

啊！

莫不是心慌看錯了行？

白紙黑字写的正，

字字行行不吉祥！

忍不住伤心泪悲声欲放，

我哭——年迈人怎受得了这样惊惶。

塌天禍又怎能不对婆母講？

天哪！天哪！为什么好人活不长！

宋 氏：（唱）侄媳妇，侄媳妇！你为何这等模样？

朱 母：（唱）你，你，你为何兩眼泪汪汪？

宋 氏：（唱）（指宋成）你捎来的是什么信？

宋 成：（唱）我，我，我……

宋 氏：（唱）快說，快說！

宋 成：（唱）說出来怕的是伯母悲伤。

宋 氏：（唱）怕悲伤，事到如今也得講！

宋 成：（唱）伯母啊，姑媽啊！好可憐表哥陣前一命亡！

朱 母：啊？

宋 氏：春登啊！你死的好苦呀！

朱 母：天哪，天哪！

（唱）为什么严霜單打独根草，

我那輩子燒了断头香！

赵錦棠：（唱）劝婆母，莫悲伤。

咱哭死，他也是不能还阳！

你兒狠心撇咱們去，

媳妇今生永伴老娘；

蒼天若能可憐咱婆媳……

宋 氏：（唱）嫂子呀！咱家娶了个进门妨！

朱 母：(唱)弟妇为何这样講？

宋 氏：(唱)老的死，少的亡，我看都是她一个人妨！

老嫂子！不是我說你，活这么大年紀，心里連一点数也沒有？(对宋成)我們在这兒唠嗑，你听什么？(宋成下)打她过門三个月，把男人妨走啦；到这兒又把我家老头子給妨死啦！老的剛死几个月，又妨死一口子！

赵錦棠：啊，嬌娘！

宋 氏：侄媳妇！这也不能怪你不好。都怪你妨人敗家的那只手。你要是听嬌子的話，赶紧迈个門坎……

赵錦棠：啊！嬌娘此事万万不可！

宋 氏：唉！迈个門坎冲冲，你就好啦；也全当在我們老姐倆身上行好积德啦！

朱 母：住口！我兒尸骨未寒，你就要逼我媳妇改嫁。要嫁你嫁；我媳妇她便不嫁！

宋 氏：哼！我叫她改嫁，也为的老嫂子你呀！你不怕叫她妨死，我更不怕啦！好！人死啦，咱們也得吃飯。天不早啦，該干什么，干什么去！

赵錦棠：請嬌娘吩咐。

宋 氏：哈哈！我不过說一句气話，你还叫我吩咐。这是成心找我的碴呀！我支使不起你是怎么的？你給我推磨去！

赵錦棠：媳妇遵命。罢了夫啊！(下)

宋 氏：老嫂子，媳妇推磨去啦，咱們老姐倆也別呆着。你是扫院子呀，你是做飯哪？

朱 母：唉！(下)

宋 氏：这老东西，也不好摆弄。那小狐狸精主意更正。說一千，道一万，还是人家沒錯。

[宋成上。